

长夜与新生

□吉安

院子里静悄悄的,就连蛴螬也停止了鸣叫,仿佛对死亡早有预知。只有隐隐的雷声,从遥远的地平线上轰隆隆地传来。父亲在堂屋里焦灼地走来走去,蒙头睡去的姐姐,在条纹被单下发出轻微的鼾声。邻家的玉米秸在风里扑簌簌响,一只老鼠嗖一声穿过黑暗的巷子。除此之外,整个世界便收缩在一帘之隔的卧室里。那里,躺在床上的母亲,正发出一声声痛苦的喊叫。

刚刚6岁的我,对母亲经历的一切,还懵懂无知。我只能放任自己的想象,于是那些喊叫便成为魔鬼的绳索,死死套住母亲的脖颈,将她向坟墓里狠命地拖。村里的接生婆从黄昏掌灯时,就絮絮叨叨说着什么,仿佛那是她独特的祛痛秘籍,能为波海中与死神搏斗的母亲,劈开黑夜,点亮灯盏。

微弱的灯光下,父亲的脸上时而闪过一抹淡淡的微笑,时而划过一丝莫名的忧虑。为了省钱,这个勤俭的男人早早戒了烟酒,于是蹲在门口的他,手里便有些寂寞,不停地搓来搓去,将关节弄得吧吧作响。这响声与母亲的呻吟缠绕在一起,在夜色中搅起阵阵不安的波紋。

因为紧张,一泡尿在我的身体里憋了很久。我只能爬起来,蹑手蹑脚地走出门,在离茅厕还有几米远的泡桐树下站定,蹲下身。

隔着窗户,我听见母亲撕心裂肺的喊叫:疼啊!疼啊!祖宗,疼死我了啊!这疼痛击穿了我的心扉,让刚刚起身的我,又蹲下身去,强忍着身体的痉挛。我恨不得代替母亲去疼去死,尽管死是什么,我完全没有概念。我只知道死亡就是消失,可是消失以后,人又去了哪里,我并不知道。因为暗夜中受难的母亲,我朦朦胧胧地体验着生,又模糊地碰触着死。生与死,隔着母亲苦苦挣扎的身体,冷眼相对。

我重新起身,蹑一蹑蹑蹑过后,依然有些发麻的脚,一瘸一拐地朝房间走去。光影摇晃中,接生婆拦住我的去路。她粗糙的手指抚摸了下我的脑袋,叹口气说:唉,你要是男孩就好了,这样你娘就不用继续受苦了。说完,她又满怀期待,试探我:你说,这次你娘生的是妹妹还是弟弟?她的视线朝着我的脑门重重地压下来。我不知道她想要怎样的答案,可是她的脸上闪烁的欲望却告诉我,在生死未卜的母亲面前,我就是可怕的先知,我说出的每一个字都意味深长,并预示着命运的安排。我因此心惊胆战,怕一不小心吐出的某句话,会一刀见血要了母亲的性命,也将她腹中的孩子杀死在生命之门。我只能紧闭双唇,一言不发,并迅速逃离接生婆的审问,爬进闷热的蚊帐。

夜色中,雷声正化作千军万马,朝着小小的庭院奔来。父亲则像一道闪电,迅疾地收拾着一切他认为值钱的家当。这突然而至的雷电,吞噬了母亲的呻吟,仿佛她已放弃搏斗,任由死神用粗重的锁链,拖着气若游丝的身体,朝更黑的黑暗中走去。

可是我不能让母亲死去,我需要她。尽管她常常身陷愤怒的深渊,与暴躁的父亲联手,对我打骂,借此舒缓贫穷生活的重压。可是,偶尔她也会现出温柔,这短暂的温柔让我依恋。

一声婴儿的响亮啼哭,紧跟着,一道闪电,划破苍穹。我听见接生婆有些失望地大喊:生了,又是个丫头!堂屋里的父亲沉默了片刻,才疲惫地回应,哦。他的声音虚弱无力,仿佛跟母亲共同努力了一个晚上,早已耗尽最后一丝力气。

我也累了。我真想和初生的婴儿一起,依偎在母亲的怀里。这个和我眉眼相似的妹妹,她将吃着母亲的乳汁,一天天长大。我们欢快地奔跑在麦田里,高喊着妈妈,让她教我们唱美丽的歌谣;即便她生了气,打骂我们,我们也会选择原谅,并留在她的身边,深情地爱她。

妈妈,我会牵着这个将会叫我姐姐的漂亮女孩,在田野里撒欢。妈妈,她不会给大人带去任何的麻烦,所以请一定将她留在我们贫穷但也温暖的家里。妈妈,你一定会像爱我一样地爱上她。一定会的,妈妈。

我这样想着,甜蜜地睡了过去。而那醒来之必将空空荡荡的明天,送人后再也不曾相见的妹妹,在我深沉的梦里,永远不会抵达。

风且吟听

“殷勤解却丁香结,纵放繁枝散诞春。”暮春时节,塞外青城——呼和浩特的丁香花开了,亭亭如盖。丁香花没有杏花之热烈,亦不像桃花那样灼灼。它的花色比梨花的高白多了一点,但艳而不妖媚,甚至还有一丝幽怨的静之美。

不经意间,丁香花开遍了夏天。细小紫色的花朵,沁人心脾的幽香,让夏日香气盈怀。锥形花序舒展开来,该盛开的季节,把自己开成一树风景,这就是丁香。

对于久居青城的人来说,那一片紫,一丛丛紫色、白色的丁香花,已成为一种期盼,期盼那熟悉的花香,期盼那特殊的气味。

丁香的花不大,但一簇簇聚在一起代表着团结就是力量;它不择土壤,不畏严寒,以顽强的生命力扎根在土壤里。

丁香美,只是开在百花绚烂时,相比于那些艳丽的花儿,它并不夺目。春夏寻花,丁香不用寻,随处走走,总有一抹清雅入鼻,总有一缕幽香入心。

浅夏顾盼,谢了春红,开了丁香,这是生命不休的行走。

四季更迭,丁香花开花谢,仿若人生旅途中的一段如烟往事。

初夏的一天,漫步公园,扑面而来的一丛丛丁香树,其枝头和枝杈间挂着紫色或白色的花朵。踏着青石铺就的小路往园子深处走,林间,生长着许多高矮胖瘦的丁香树,不由地想起杜甫《江头四咏·丁香》中的诗句:丁香体柔弱,乱枝结犹垫。细叶带浮毛,疏花披素袍。

公园的北门,一群学生模样的女孩在紫丁香花前拍照。不知为何,眼前素雅芳香、成排的紫丁香幻化成另一群充满稚气、阳光的笑脸……

36年前,我考入当时的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护士学校。至今犹记得,入校那天,我随父母下了火车,扛着行李,上了护士学校的新生接站车。

当时护士学校是一座青砖红瓦的二层小楼,校门口的两株紫丁香树格外醒目。

周末,我们会随着优美的音乐,跳起当时非常流行的交谊舞。“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照大地……”歌声悠悠,让我一次次梦回故乡。

大多时候,大家一起拥向教室,你挨我挤,刻苦学习。

春天到了,学校的那两株丁香树发出绿芽。几场蒙蒙细雨过后,树梢便挤

白露河的老庄台上,长着一棵大树,蓝天白云间,如一团绿云。树上住着两只鹰。巢穴在重重叠叠的枝叶间,从地面看不见,从观测鸟的飞行器镜头里也看不见。两只鹰敛翅翘进树冠,就像遥远的模糊不清的大风车。

以老人的视力,这都符合逻辑。而鹰从高空俯视老人,老人脊背向前弯曲,几乎与地面平行,拐杖前行,支撑点稳固了,开始移动右腿,受伤的左脚,是贴着地面拉动前移的。

鹰,还能看到老人养了一群鸡,一群生活安逸的鸡。在白露河滩地落羽杉林里,那一群鸡,飞起逐虫吞啄啄草,低头食虫伸头饮水。吃饱喝足了,毛色金黄的母鸡来到一个周边镶着绿草野花的花坑里,欢快地洗着阳光沙土浴,那只火炬般的公鸡,飞到躺下的树枝上,东瞧瞧西望望,给那一群母鸡站岗放哨。有一只母鸡摇摆着朝它走来,“咕咕”一声,公鸡应声展翅下台。

傍晚,一群鸡浩浩荡荡地往老庄台走去,鹰在高空里一个一个地数着。夜晚,鹰也能看得清。白露河畔的鸡,是没有鸡棚鸡圈的,它们是一群会飞的鸡。老人院落西南角有一棵碗口粗的弯枣树,鸡飞上去,在那过夜。鹰和鸡,隔着风隔着雨隔着露隔着月色隔着星

疏花披素袍

孙世华

摄



丁香花开时节

□李占川

满了圆圆的、鼓鼓的花苞,隐隐透着紫色。

高谦《草花谱》:“紫丁香花木本,花微小,丁,香而瓣柔,色紫,故名紫丁香。”

在紫丁香浓情四溢的日子里,我常常在下了晚自习后,三五成群不约而同来到两株呈伞状的紫丁香树下,坐在它们中间的石阶上。满天星斗照亮深邃的夜空,紫丁香的浓郁香味弥漫在温柔的夜色里。我们聊着梦想,畅想未来,我们要成为南丁格尔,救死扶伤,甘于奉献……

我们在医学院主楼实验室上护理专业中的实验课,这是一座红砖楼,两边是茂密的紫丁香。给我们讲解剖课的老师戴一副黑框近视眼镜,讲课时幽默风趣,说话和蔼可亲。课间休息时间,我们常常拿着局部骨骼标本到紫丁香树下“研究”。当一阵风送来浓香,抬头看一串串紫色的花朵,大家竟不约而同地笑起来,在一片素袍中探究这些“秦砖汉瓦”是多么的不合时宜。

光隔着花香,一高一低相对而眠。

在这个院落里,有过一个关于土鸡蛋和洋鸡蛋营养成分的争论。

女儿:妈,别养那么多鸡了,养了你也舍不得吃,丢了一只,你又得难过几天。

妈妈:你、你儿子、你孙子,不都是

树上的老鹰

□杨帮立

吃我养的鸡蛋长大的吗?你儿媳妇又怀孕了,鸡蛋,我正给她攒着呢。

女儿:专家说洋鸡蛋和土鸡蛋营养是一样的。

妈妈:那不一样。我这鸡蛋,都能孵出小鸡,养鸡场里的鸡蛋能孵出小鸡吗?

白露河的民谣:期思鸡,真能干,一天两个“恐龙蛋”。老人家那只一天孵两颗蛋的鸡,丢了。每天吃响饭的时候,那只公鸡会护送着它从大河

滩来家窝蛋,公鸡昂首挺胸,母鸡左摇右晃。今天,没回来,老人有了不祥的预感。“也该歇歇窝了呢。”老人安慰自己。太阳还留半个在白露河里,鸡群排着一字长蛇阵进了院,果然,那只窝蛋的鸡,没回来。

老人心里郁闷就没做晚饭,坐在门

前的石碾上,仰头看着对面那棵大树。有一只鹰,披着晚霞射入绿云不见了,绿云里传出“叽叽喳喳”欢快的叫声。

“树上的老鹰,你们给我听好了,兔子不吃窝边草,老鹰不叨门前鸡,你们繁衍后代也不容易,这次,就算了,要是再有下次,我……”老人语塞了,她想不出办法来对付高空中的老鹰。她想说干坏事要遭雷劈,又感觉有点残酷,她自己也就接受了,没喊出口。

半夜里,大树四周同时响起

阅小览说

悠闲散步,或喝茶聊天。

光阴荏苒,那座青砖小楼早已被拆除,在旧址上盖起了一栋银灰色的六层楼,为内蒙古医科大学护理学院。楼前依旧是几株高挑的紫丁香。原来红砖的医学院主楼与附属医院住院部也已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两座新建的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门诊综合楼和外科大楼。这两座大楼紧临新华大街,楼前植满了丁香树。那紫色、白色的丁香花,浓香逼人,耀人眼目。

丁香树耐寒耐旱,喜阳光,被广泛种植于公园、庭院、街路两旁。盛开时如云似锦,芳香清冽,闻香赏心,观色悦目,自古以来就颇受人们的喜爱。

近些年来,丁香树被广泛用于呼和浩特的城市园林绿化中,在城市的主次干道、公园、小区,丁香树随处可见。

丁香树的生命力顽强,在呼和浩特地区的沙石地、黄土地、红土地等各种土质都能生长。第一次栽种时浇几次水,扎下根就能存活。到了雨季,丁香树尽情地生长,即使是在春秋季节,只要给它浇点水,它也能长得枝繁叶茂。

丁香花是呼和浩特市的花市。走进内蒙古将军衙署博物院,红墙环绕,回廊幽深,院内百年丁香树依然葱茏。据《呼和浩特古树名木》记载,将军衙署的4株古丁香距今已有180多年历史,19世纪中叶从北京颐和园移植而来。从皇家园林到塞外。风云百年,流金岁月。当年那几株小小的丁香树经过岁月洗礼,如今枝繁叶茂,焕发出勃勃生机。它们的根部有的如虬龙盘绕,有的笔直苍劲,深深扎在土壤里,有力地吮吸着大地的养分。

满庭满院,郁郁葱葱,花开之际,芳香扑鼻。有多少人远道而来,到这座院子里,看看这丁香花,在树下伫立一会儿。

丁香情满怀,我在这个城市已经生活了几十个年头。我爱这美丽的塞外青城。每到丁香盛开的季节,充满活力的呼和浩特沐浴在一片紫色的花海中。置身于落英缤纷中,我总会想起落满丁香味道的那座古朴的小楼和那一缕阳光灿烂、充满稚气的呼和浩特,正花香氤氲,祥和煦秀。

30多年春花秋月,30余载香飘依旧。车流如织、灯火璀璨、高楼林立的呼和浩特,在盛开的紫丁香树下,或

刺穿耳膜的声音,亮起冲天的白光。那声音、白光,从远到近,向大树包抄过来。老人听到声音,慢慢躺下了床,打开门,一道道白光,在黑乎乎的黑夜里晃动。树干上,有一个人往上爬,他的双脚一定踩着爬电线的踏板,不然,他爬得不会这样又快又稳。

活到这个岁数,老人想明白了,这群人在捕捉鹰。扬声器播放的声音,扰乱鹰的听觉,矿灯的光柱,扰乱鹰的视觉,让它意乱神迷跌在巢穴里,没有了眼睛没有了耳朵没有了翅膀没有了钩爪锯牙——这帮人,想把这家鹰一锅端啊。

“这帮遭雷劈的!”老人终于把这句话说出来了。

老人拉亮院子里的灯,伸手去摸屋檐下的按钮,够不着,她举起拐杖,颤巍巍地将一个电闸拉了下来,门前的大喇叭瞬间响起清纯威严的女声:“这儿是湿地自然保护区,人类与野生动物共存亡……生命无价,谁捕杀,谁犯法,先罚款,后坐牢,殃及子孙,祸事多……”

第二天,那树坑里的鸡又“咯咯哒”往宅子上惊飞。老人心痛:“这不识好歹的鹰啊!”邻居大婶进了门:“难得一见啊,一只鹰从鸡群里把一只黄鼠狼抓上天了……”

西辽河

(组诗)

□孔庆艳

1

走到远方,就成了天边的云
走到心里,就成了故乡
走到草原,就是找到了辽阔
羊群,走着,走着

走出。
两只老鸟,守着干树枝的巢
不经意间,有河水流过
不经意间,有泪水划过

西辽河水想念
羊群想念
老鸟想念
都不及母亲想念

2

黑色的云,像逃兵
筋疲力尽的时候
缩在天际,雷声似求救的信号
替你,喊救兵
路过的风,只想当个旁观者
一匹马,走在自己的森林里

白茫茫的一片,是大雨滂沱
转眼不见的
那只山兔,跳出一道彩虹
天空明亮起来了,紧跟着的是
大地发出满意的回声

懈怠的时日子里,一场风雨路过人间
每一张脸上挂着微笑的人
都曾在一片古老的林子里
躲避过风雨,然后在
桃花绽放的时节
又一次重返人间

3

最深情的蓝
最高的山上
那里,离天空更近
离鸟鸣更近

每一对翅膀,还有那些洁白的羽毛
都是深情的
只享受天空,鸟鸣,那些蓝
以及等待,炫耀着的日落回家

此处空如也
此处只安放蓝
此处只留一张天空一样大的纸
只写蓝

4

为了不空手而归
放一片蓝,在空旷里
高远的不仅是梦想,还有触手可得的
鸟鸣

黑头山羊学会了攀岩
你看,它正在半山腰
啃食月亮

西辽河安静
两岸庄稼沉睡
走失的夜色
沿途寻找你的足迹
花香,草香,还有散落天边的蒲公英

5

在草原的上空
一遍一遍确认
写满期待的山羊的脸
黑头羊,抬头

那一点白,是云朵
一种叫做兄弟的情谊
在彼此的凝望中相认

我确定,此刻它们是欢乐的
山羊与云朵
我不确定,鸟鸣
会不会拆散它们
我不由地
替它们忧伤
不去怪罪云朵的渐行渐远
它是身不由己
不去怪罪山羊
它是无能为力

鸟鸣里藏着等待
西辽河水结冰的时候
我看见云朵走在前面
黑山羊紧随其后

星诗空



金色田野

许双福

摄